

往/ 事/ 如/ 烟

曹电影的星空

余明芳

秋天的夜晚,曹电影仰头望见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,像焰花飞快跌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,一忽儿便不见踪迹。

“多好哇,放电影的那些年。”老人舒了口气,缓缓闭上眼,昨日记忆像模糊的胶片,杂乱的重叠闪现。“那场电影叫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,大地坝挤得连风都穿不过,树上挂满人,男人肩上扛着细娃儿,家家关门插锁,几十年没下山的老汉老婆婆都来了。”曹电影喃喃自语:追着赶着“打电影牙祭”的老老小小,还记得这些事情吗?

曹电影,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乡村风云人物,经历了30来年人生的高光时期。照每年放映150场来算,大大小小应放了4500场。今年秋天的某个夜晚,曹电影的时光浓缩成一部电影,无声无息地播放。

那个时候,乡村沉睡得很早,电影进村,成了一桩亟待了却的心事,成了聚拢在一起的理由,成了对劳作的特殊奖赏。曹电影像一道光,挑着放映机、幻灯机、唱机、发电机四大件,走到哪里,哪里便刮起了春风。

扎朝天辫的小小姑娘刚5岁,为一场电影跟大人玩起心眼子,兄妹咬耳朵:“倒点煤油灯里的油,多存几回藏在竹筒里做火把。”村社干部提前几天发通知,曹电影这次带的《少年寺》,好看得很。

放映点释放出温暖的牵引力,让山山岭岭浸饱了快乐。有人主动支放设备、拉幕布,放映机四周早早摆上高矮不一的长板凳。这天大人搞活路完全不觉累,小娃儿也异常乖巧,催大人换走户体的面衣服,快点出门,连狗儿的叫声都比平时温和。条件允许的荷包里装了炒苞谷、向日葵籽,远的单边10多里路程,连跑带走一两个小时。

夜幕即将降临,山村已等不及沸腾起来。大人老远亮开嗓门打招呼,细娃儿牵着大人的衣角,胆大的钻苞谷杆堆,爬树、翻筋斗打闹追逐。订了亲的年轻人,从这道山梁往那道山梁望,一个涎着脸一个低着眉悄悄靠拢。几个小贩挎篮子转来转去叫卖零食和小玩意儿。汽油发电机轰鸣如发令枪,曹电影咳嗽一声后开场:“莫闹了,各人的娃儿各人带,听我来讲几句。”

屏幕出现“防火防盗”“尊老爱幼”“缴纳农业税”,大到国家政策,小到清洁卫生多种宣传标语。不点名的批评不孝敬老人的、好吃懒做的、打架扯皮的。干部到场也讲几句,发一些通知,等待火把闪闪闪烁不断聚拢。

电影片名打在幕布上,半大娃儿被夹在人缝里,急得往上蹦。反派人员出台,有人攥紧拳头骂;情至深处,妇女们拉衣角揩眼睛。

两场电影5个小时,屏幕出现“再见”后基本到子夜时分,人们陡然回到尘世,“狗娃子”“猫娃子”的呼唤声突然爆发,此起彼伏,簌的、葵花杆的、松树油的火把和煤油马灯跳跃着,如流动的星星向四面飘动。人们以后会津津有味的谈论某一个角色、某一个情节……曹电影挑着比来时显得沉重的担子,往家里赶。

人们笑着在路上、集市、地里和家里,关切电影的消息。如果初定放电影这天下雨,村庄像储存的快乐被偷走,这怎么可以呢?雨不大,就要坚持放映。放到半路也会下起雨,只要人们不散场,曹电影会用大雨伞遮住设备继续放映,雨点投射成屏幕上的“麻子点点”。大冷天,地上长出各种简易的火炉,这一堆,那一堆,人们牙齿打颤把电影看完。

一场电影,让肚子并不全饱,身上并不全暖的村子变成甜蜜的田园。赌过气的婆媳受电影的启发,悄悄检查哪里做得不好。唱着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这首歌,妈抱紧娃娃,娃娃看着妈,满眼都是爱。

曹电影恍恍惚惚回到《刘三姐》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这些电影放映现场,人们跟着转场十多次,自己脚下生风的感觉。是啊,故事外的人在某部电影里找到苦恼的自己、热爱的人、关心的事。大姑娘小媳妇揣着的梦,是电影里的一条红裙子,一根黄手帕,一条白纱巾。少男少女在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里萌动着异样的心思。

乡上村里跟曹电影商量,开会、生产突击、集中宣传完后放一场电影,“电影会”让干部群众“双向奔赴”,各取所需,各自欢喜。

曹电影的嘴蠕动着,下意识地重复每场电影宣传时讲过的话,哪句都紧贴在村民的喜怒哀乐、柴米油盐。他看见了壮年的自己去市上领回基层优秀党的宣传员那张奖状。

时光悄然流逝,每一场电影,每一个挤满人的地坝,萤火虫般聚拢又散开的火把、马灯,如剧情中的片片落叶,飘落了。曹电影走村入户,放映喜剧电影庆贺红事,放悲剧电影为逝者送行,客人、乡邻聚拢,一起欢乐、一起悲伤,怎么可以少了他呢。

乡村这本书,不断打开又不断尘封,后来露天电影放映点人少到三三两两,曹电影淡出了。

夏天,曹电影跟我们讲着露天电影。秋天的这个夜晚,他合上双眼,不再打开。在另外一个时空,他应该很好。

(作者单位:巫溪县政协)

诗/ 绪/ 纷/ 飞

护苗越冬 (外一首)

钟诚

黎明晨泳,遇菜农给海椒苗浇水,助其越冬,并称要卖个好价钱需耗费半年心血。

冬晨润菜苗,浇水累弓腰。
岁半精耕梦,全依小辣椒。

驱鸟神器

孤身守野田,尖厉绝轻翻。
小狗何曾识,早藏惊吠天。

(作者单位:潼南区文旅委)

读/ 与/ 思

笔意深长 烟霞满纸
——试议纪实作品集《大地慈祥》的个性化特征

程华

江河湖海、山川草木……大地上的一切,皆与人类休戚与共。与之相关的抒写与讴歌、省察与反思,当是作家的责任,更是心之所向。这,或许也是重庆作家汪渔《大地慈祥》(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)的心灵指向吧。

翻开这部纪实作品集,顿生一种“熟悉的陌生感”。说熟悉,因书中多篇作品刊于《人民日报》,斩获多项国家级、省市级奖项,并入选《人民日报散文精选》等选本;说陌生,缘于作品结集后,呈现出更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。若将这些散篇喻为晶莹的珠粒,那么其文集便是璀璨的珠链。

全书37篇(组)作品:城乡发展变迁、生态文明建设、医者映像、亲情乡愁、山水寄情……这些“大众化”题材,在作者人生阅历、人文情怀与文学造诣的加持下,有了优质文本必备的思想深度、情感浓度与艺术魅力。作者从不囿于狭隘浮浅的表达,而是力求在切入角度、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,于是这本作品集既有沉稳厚重、纵横捭阖的大气象,又不失气韵畅达、细腻生动的个性特色。

布局与结构:精

在布局与结构方面,《赵庆华和她的儿女们》值得一提。

2008年汶川地震中,三名时年17岁的少男少女身心遭受重创,有的还痛失多位至亲。作为重庆市数万名护士中仅有的几位教授之一,全市首批护理学硕士生导师的赵庆华,如何将他们从人生绝谷中拯救出来?

作者开篇以极简的笔墨提到:分别在云南戍边、在北川育儿、在工地奔忙的三个青年,同时在微信上亲热地唤并无血缘关系的赵庆华为“赵妈妈”。不足百字的悬念式开头“吊”起读者胃口。作者以倒叙手法,先简要回顾了赵庆华从儿时梦想萌芽,到如愿成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一院护士,到忠于职业理想竭诚服务病患的故事,一个大爱医者的形象就此“立”起。

随后作者采用多线铺陈、平行推进的写法,以最具代表性的鲜活细节,讲述了在赵庆华的悉心护理和倾情关爱下,三名17岁的少年从生无可恋到重燃希望,最终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感人故事。多年过去,“赵妈妈”与三个“儿女”在互相的爱与被爱中实现了共同成长,在为“儿女”们幸福而欣慰的同时,她的人生也在闪闪发光:荣获第45届南丁格尔奖章,以全国党代表身份出席党的十九大,成为唯一以护士身份入选“全国十大好医生”的典型人物……尽管时间跨度长,人物足迹芜杂,但作者仅以3000字的篇幅,便将故事叙述得完整干净、层次分明。以节制的文字表达真挚的情感,凸显出人性的温暖和大爱的力量,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深邃、厚重的时代意义。

无论大视野或小切口,汪渔作品的谋篇布局皆浑然天成,结构分配张弛有度,起承转合间既开合自如又明快流畅。书中诸多作品,如描写援外医者以高超医术和高尚人格魅力展示大国形象的《山海缘》,讲述驻村第一书记用心用情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《清水村的三桩婚事》等等,莫不如是。

切口与节奏:准

擅找“切口”,是作者又一特色。切口是入点,也是主线的起点,找准切口并巧妙铺排,使全篇文意起伏如峰回路转,给人以跳脱、和谐的律动感。《李菊洪的24只小板凳》即是典例。重庆合川乡下女子李菊洪,幼时因车祸失去了下肢。成年后她自强不息习得医术,并成为深受村民爱戴的村医。此类题材难写,稍有不慎即落入扁平化或“假大空”窠臼。

作者独辟蹊径以“板凳”切入,全文节奏明快而畅达。板凳是李菊洪儿时的“拐杖”,是从医后“行走”于山间为群众解除病痛的“代步”工具。先后磨坏的24只板凳,无声讲述着一位身残志不残的女子与残酷命运之间展开的不屈抗争,凸显出一名平凡医者对群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。面对生活的磨难,李菊洪始终坚忍不拔、乐观豁达,在救助他人的同时实现了人生价值并赢得了爱情。她的故事深刻地诠释着坚韧、坚持与担当的内涵,传递着积极向上的核心价值观。

在《布谷飞过瓦厂湾》中,农村常见的布谷鸟,在文中鸣叫了数次,每次都有特殊寓意——它暗喻重庆市巴南区姜家镇蔡家寺村村民老郭一家境况的变迁。“阿公阿婆,割麦插禾!”开篇即以布谷鸟的叫声谐音,交代了老郭勤劳躬耕的日常。当老郭因家人重病家中赤贫而成为贫困户,此时在无奈而痛苦的他听来,布谷鸟的叫声就悲凉:“老郭要哭!老郭要哭!”在国家大力扶贫形势下,老郭家的收入首次“以‘万元’为单位计量”,一家人尝到脱贫的甜头,从此生活有了奔头,于是布谷鸟的叫声变得悦耳:“老郭不苦!老郭不苦!”随着乡村振兴推向深入,政府扶持力度持续加大,老郭一家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,于是布谷鸟的叫声“老郭有福!老郭有福”成为全文欢快的结尾。一叶见森林,滴水见阳光,文章篇幅精短不枝不蔓,其彰显的新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变迁令人印象深刻。

语言与意蕴:美

用极简而极具美感的语言表达深沉、温暖的情感,更传递文字之外的深层意蕴、哲理与思想;作者字间既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柔光,又发散着强烈鲜活的时代气息,可谓“惜字如金”而“字字如金”。

如《长江送来一片湖》,作者以对汉丰湖的拟人化描写,抒发了对家乡开州的热爱:汉丰湖风平浪静的时候,我知道它在沉思。微风簇浪,满湖泛银,我知道它有话要说。当它像庄稼地里的麦浪一浪盖过一浪的时候,我知道,它是想放歌了。

讲述西泠印社几代人高风亮节事迹的《一船明月一船风》,如此描写金石名家刘老之手:这双手一旦摊开,掌纹里都是时间的样貌,山河的微笑。这双手一旦围绕金石聚拢,立刻变得强健、浑厚、老辣,刀刀沉着,笔笔厚重,章章奇绝。被这样的文字包围并打动,只觉含英咀华,回味无穷。作者形容刘老“举手投足,俱是斯文”,笔者也想用几字概括《大地慈祥》:笔意深长,满纸烟霞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